

「呦、我還想是誰呢？這不是帝都人民的保母—厄除大人嗎？」女孩坐在大型道具上，饒富趣味地看著闖進來的五人組。「還在想最近怎麼多了一些穿制服來看戲的……哼哼，要邀請咱馬戲團去裡面表演嗎？」她換了一個姿勢，用那雙清澈的眼看著他們。

拔出武器的他們。

「接下來的事情將依妳的回答決定……決定我們會如何行動。」清十郎看了看四周圍，表情有些嚴肅。以女孩為中心開始，都是稍早在台上表演的馬戲團團員，真的有衝突發生他們是不可全身而退的離開，至少眼前這位笑得燦爛的負責人「願不願意」讓他們離開都是個問題。

「哼嗯？想問什麼嗎？問我是不是讓妖怪在這裡表演？呀、不要擺出那種我怎麼知道的表情，這裡可是馬戲團喔？這在帝都可不常見呢。何況、我們的團員各各長相奇特，外面的人怎麼傳的我這個團長可是都知道唷！」

女孩咯咯咯地笑出聲來，她撥了一下那頭擁有奇異髮色的長髮繼續說：「很可惜，錯了。這裡的人都是貨真價實的『人類』喔，大家都是我撿回來的普通人，都是乖孩子呢，對吧？」一臉燦爛看著有些畏縮的團員，女孩甜甜的笑著，形成一種莫名的對比。

看著女孩的笑臉，響完全沒有感受到對方的善意，即使笑得多開心也一樣。況且說什麼「撿回來的普通人」這種讓人覺得可笑的發言，他們眼前的傢伙，除了女孩外根本沒一個稱得上是普通人的傢伙在。

這也是馬戲團的賣點之一。

人們抱著欣賞新奇的表演、古怪的藝人，這兩種心情來觀賞，欣賞那些跟自己不一樣的存在。人群聚在一起，說穿了只是想看怪胎；而他們會進來這，也只不過是想確認這馬戲團的表演者們究竟是人是妖，又是什麼目的來到這裡。

在怎麼說光是如此奇異的外表，就足以讓人起疑。

「伍長…我們還需要浪費時間在她身上嗎？」他靠近清十郎身後小聲詢問，得到的只有清十郎抬手制止的動作。他們是確定馬戲團內有些微的妖氣才進來這的，進來之後先是被自稱團長的女孩叫住，接著就被外表易於常人的藝人們包圍。

現在卡在這裡不上不下，還得聽女孩嘻皮笑臉的就叫他難受。況且他記得稍早前在登場的團長，可不是女性更不是孩子。

女孩的視線都落在響的身上，見響一副欲言又止的嘴臉，她忍不住發笑起來。真是天真的小哥呢，只會用眼睛來判斷事物的正當性。她清咳一聲：「這裡是給大家夢想的地方，你知道嗎？『大家』的意思可不是只有花錢來這的人。」她笑著說，接著從道具上一躍而下，長髮像宣告表演開始的帷幕一樣往上飛揚。落地後的女孩伸出手來，示意一名眼睛明顯有大小差異的男人將他手中的禮帽拿來。

「歡迎各位來到白鷺馬戲團，這裡是屬於大家的夢想世界，在這裡希望各位嘉賓能拋開不愉快的事情，不管傷心也好、憤怒也好，今宵由咱白鷺馬戲團帶領大家進入夢的世界翱遊一番。」高舉拿到手的禮帽，女孩聲音高亢如同正式表演時面對數千位觀眾一樣。

黃色的燈光打在舞臺上，四周都是工作人員灑下的七彩紙花，彷彿還能聽見群眾的吵雜聲音。

「你能理解什麼叫夢的世界嗎？就是在這得到一生中從未體會到的感受，那就是馬戲團的核心，不管是對觀眾或是這群可愛的孩子們！」她回頭看著五人，眼神與高亢的語氣相反，可以說是死氣沉沉的看著他們。

「他們被自己的父母拋棄，被街坊鄰居嘲笑、同齡的孩子欺負，生在這個世界根本是錯誤一樣。好一點的跟那些被飼養的家畜沒有差別，原因只不過是長得不像人類，這不是很可笑嗎？比起外表正常的人類，這群孩子可是坦率、可愛多了。」

她一邊說著，一邊接近那些始終不發一語的人們身旁，「這位、是每天提供可口飯菜的小紫！」伸手捉住躲在一名壯漢身後的嬌小女孩，她笑著說：「一開始這孩子的料理可以說是完全不能入口唷？可是在大家的鼓勵下已經讓大家每天都期待開飯的時間。」

被稱呼為小紫的女孩有些害躁的低下頭來，被握住的手明顯跟一般人有所差異，像是幼兒的手掌被硬接在少女的手臂，上頭還有些可怕的疤痕在。「覺得很可怕嗎？但是、只要像這樣……」俐落的將女孩捲起的衣袖往下一拉，手臂馬上被遮了起來。「只要這樣，咱們的小紫也是漂亮的姑娘家呢。」

「這大傢伙就是表演時可以扛起好幾個人的阿源。」鬆開手走到壯漢面前用力拍了拍對方的背，「別看這小子一副熊樣，一開始可是連站起來都沒辦法喔？」毫不在意對方的眼光，女孩比了一下對方的下半身。仔細一看除了上半身壯碩，下半身尤其是雙腳明顯有些歪曲。

接下來女孩一直在替他們介紹誰是誰，從他們稍早在台上見過的藝人到負責後台甚至還無法上場的二線藝人一起。有的是臉像被人用爛泥敷上、有的是大小眼、有的比人多了一個五官、一雙腳、三隻手，兩個頭的男人、一隻眼的女人、兩個上半身的少年……幾乎都是外表與正常人有所出入。

那些人的表情不像台上那樣光鮮亮麗，各各像蒙上一層陰鬱的色彩一樣，對清十郎他們明顯有敵意又害怕。即使現在他們生活在這個女孩口中的夢一般的世界，也比完全不被當人看的日子好太多。

他們獲得生為人能得到的自尊，因為女孩願意帶他們離開、脫離那每天像是灰色陰天的生活。也曾有人指責女孩所作所為只是替他們自我安慰，但比起毫無作為的外人，女孩給他們的實在太多太多——即使他們替女孩做牛做馬都願意。

「請、請你們離開吧。」一名矮小的老頭走出來顫抖地舉起手來，朝著五人後方的帳篷出口比著，他的聲音不像一般老者來的滄桑反而有些稚嫩。「團長對我們很好……如果我們沒有這個棲身之所，也沒有勇氣在這個世界立足下去，你們也不會伸出援手，不、應該說不會。」他們唯一害

怕的就是，自己的棲身之地會被從來沒伸出援手過的外人破壞，失去立足點之後還有誰能接受他們。

「你能給我們安身之地嗎？」

「請你們走吧。」

「快滾出去。」

「離開這裡。」

「我明白了。」

清十郎率先將刀收起，微微欠身表達他的歉意。「此次魯莽的行動造成各位不安，十分抱歉。」斂下眼來，表情跟剛才並無差別。女孩收起笑臉，歪著頭看著安靜的軍人，過了很久才開口。

「我原諒你的魯莽，那、請回吧。希望下次與你相遇是在觀眾席上，當然是跟其他客人一起開心的欣賞大家表演。」說完，她摘下禮帽做了一個鞠躬的動作送客。

※

「我們為什麼要離開？伍長！」

「響！」

響不甘願地伸出手來朝清十郎的肩膀抓去，不管兄長出聲制止，只覺得這樣離開十分窩囊。只是一一介紹那種長相畸形的怪物就相信對方的話，這種結果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接受。

「您不是見妖就斬嗎？！為什麼要這樣離開！」

「你能安排那些人該住在哪裡？又該如何面對世人的眼光嗎？」

清十郎轉身反握住對方的手，那力道明顯讓響皺起眉頭來。他們兩個的視線對上，一個是苛責一個是不解，兩人僵持在那一動也不動的，看得一旁靜都快昏過去。

一等兵問他為什麼要離開？

因為他很清楚剛才的話絕無虛假，在不包含自稱團長本人的女孩下，那群被社會遺棄視為妖魔詛咒的藝人們，毫無疑問是與他們一樣的人類。從進去帳篷後他一直注意其他士兵的反應，演員們對他們有明顯敵意，但是兵們卻對這份敵意沒有多加反應，僅只是針對敵意做最簡單的抵禦動作，目光反而一直停留在說話的女孩身上。

除了女孩外，那馬戲團內的成員無疑都是人類。

「他們被當作怪物，而他們選擇的是妖怪不是我們！」用力甩開對方的手，清十郎扔下一句「收隊」後就直接離開。他現在無法給一等兵任何心服口服的交待，他自己都無法說服自己剛才發生在眼前的事實了，又該如何說服一等兵們。

人類在這個馬戲團裡，只不過是比不上妖怪的悲慘選項。